

名家

阳光两则

■ 凸凹

夕阳

平原的夕阳归得迟,西天的橘色便润得久。于是,便有一丝诱惑,穿上那双网购的老布鞋,一边体会舒适,一边朝着那夕阳踱步。

可心的是,我住的是翻盖而成的平房,房西便理所当然地波动着遍地的细草;那草色半明半暗,闪烁闪闪,兀自泛滥着神秘。脚踏上,窸窸窣窣地唱着,唱不完那一声声轻轻的叹息。

我努力感应着,却谛听不到夕阳的声音。而邻居女子的夕阳总是有声声的响脆,因为她的两颊总有两丹紫微,嘴里也总是吟唱着时尚的调子。

她可真快活啊,而她为什么会这样快活?

夕阳下的树梢竟是透明的,轻轻地弹着那细而真的轮廓,妙极!此时绝不希望一只活泼的小鸟登上那树梢,单听到远远的晚雀儿叫,便已将心惶惶怯怯地敛了。鸟们应知趣地远去。

当然,蟋蟀们则仍于草间蹦跳着,那如鞭的触须,长长地伸展着、悸动着,若受惊的心。它是草们的神经,邻居女子的蟋蟀,是从一个有一张干皱面皮的老人手里得的。那天,那老人挑着两大串交叠串起的小小篾笼,正沿街叫卖;邻居

女子倏地便闪到他眼前,定定地站着,那一袭赤色的斜裙,猎猎如旗。她伸手拽下一只篾笼,那笼里的一双长长的触须便温顺地掠在她白白胖胖的指肚上——可惜了,老头,干吗捉这么多蟋蟀?老者便笑,极狡黠——姑娘,送你了,送你了!他极快地往前走了,他知道他遇了极娇脆的心肠,而这心肠,是不要轻易沾惹的。果然,邻居女子怔怔地看着小小篾笼,很高贵地咬着微颤的唇角。

她把篾笼挂入小屋,让蟋蟀整夜啪啪地叫,她决心煎熬自己——那么多颗爱心被摘走了,爱便要苦苦砥砺一番!这是我的猜想,贴着她的身体。

那颗夕阳走得极慢,那一披满天的云霞亦欣欣艳丽起来,且隐约有蒸烤的香味儿。突然想跟夕阳较量较量,便凝视它,任那紫芒如刺。久久,眼窝便酸涩而胀痛,泪也流出滋润。竟发现:那日头并非一团浑赤,若隐若现地有一丝丝的脉络,青青的,似蠕动——夕阳原是一团血肉,别别地淌着潜泉般的情感,它也许还会哭泣……

眼睛终于受不住,蓦然便幽闭了,周围便旋转着黑暗。

记得邻居女子第一天上班时,竟拍我的肩膀——老哥,咱住在一起了,不懂的您只管问。当然,绝忘了讨教。好,好,这话说得好!我暗自称奇。

其实,女子总是爱哭泣的,为什么

邻居女子就不呢?况且她都三十多岁了,尚无遇到合适的恋人,形单影只之下,应该是忧伤的啊。

久久,被夕阳灼伤的双眼,终于又看得见那夕阳了。然而,那夕阳却下山了,仅那枯瘦的山顶,尚披着淡淡的一层红。于是,满腹翻滚的,便是一股股惆怅,一股股忧郁;喉头便哽咽,鼻涕也发酸,本以为要痛快地哭一场,却没有泪。我的心便瞬间焦躁不安起来,生活得久了,竟不再会哭泣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这一刻,我好像懂了——夕晖如金,它能够医治忧伤。

午后

午觉起来,颇感沉闷,便坐在庭院的小矮凳上晒太阳。下午的太阳虽无力,但还算温暖。背脊蠕蠕地热起来,头皮亦隐隐地痒。呆呆地坐下去,懒得动一动,很舒服。

眼前正对的是一个兔笼。两只雪兔挤在一起,吃两茎榆梢上的叶子。太阳下,通红的两双小眼微微瞌睡着,咀嚼得也无力;似在咀嚼,又似不曾咀嚼,一切都显得漫不经心。我突然觉得两只雪兔是显示远古的两个具象,已超出生和死的界限了。

兔笼的左侧,是一株桃,右侧则是一株柿树。

桃树的荫盖很大,枝叶簇拥,小风刮不动它。柔和的阳光照在枝叶上,也反过来很强的光。能听到光折回时窸窣的声响。一会儿,落了两片树叶,一片刚落到地上,另一片已落到它的身上,就静静地叠在一起,谁也不恼谁,都被包裹在阳光里。

柿树上结了二十一个果。但结得极不均匀。一粗壮的枝上,竟不曾结一个果,而一脉纤瘦的梢上,却对生着大大的四个果,成一种奇观。这脉枝梢被坠得低低地垂下来,似顷刻便断去,正好有柄短枝柯撑上来,负重的果枝也显得平静。阳光普照在枝条上,有果枝显得心安理得,无果枝亦显得心安理得,一派安然。

远眺时,见对过墙上,攀着很高的挂牵牛花,牵牛花沿藤开着,开满了整整一个序列。阳光下,虽缤纷耀眼,却呈无言温柔。花的窗口,非昂首奏重音,而是脉脉低垂,似柔声倾诉。这是一方好景,素日行迹匆匆,真的忽略了。在阳光下默坐,得以发现,心中不禁潮润了。

便静静地坐着,什么也不想,仅感受无言的阳光。不久,耳廓变得暖暖的,听不到周遭杂响。竟觉得自己就是桃树,就是柿树,就是牵牛花,就是雪兔。心里有一个低婉的声音:你无须浮躁,无须不平,世间并未有什么失落,阳光还在。

诗人老余

■ 任芙蓉

上海诗人余志成,有组织各类公益活动的专长,也有捕捉朋友生活特质的雅好。比方,他就发现“本任”爱吃爱喝,于是,这些年不时邀约,游历南北,让我齿颊生香,领略了不少优秀饮食。

有一回,我等随他去浙江嵊州。第一顿接风,安排在乡下。车子开到丘陵起伏的野外,山中有溪,溪旁有路,路侧有黑瓦老屋。老屋周遭,竹木繁茂,间或出没一只花猫或黄狗,探探身子又退回。近些的田边,行行桑树;远些的坡上,片片茶园。

突然觉得好眼熟,可之前从未见过,着实怪哉。瞬间福至心灵,想起来了——我格外喜欢的一本书,其作者纸笔流情的故乡,恰巧就在这里。此刻,那本书仿佛自动打开,闪出许多细节,重现夫子顽童时的启蒙与戏耍。

回程车上,沿着自身“心路历程”,我夸赞老余的构思。他接过话茬,却拐进乡村往事:“真是这样呢,农家款待的讲究,别出心裁。城里多高级的餐馆,整不出这些味道。”配合众人的迎合,我亦频频点头,但此刻心里,唯有那位作者、那部书。

转天吃罢早饭,老余仍带我们登车,爬上城西高地,进入一片江南园林建筑群。大门左右,高悬两块招牌,一是“越剧艺术学校”,一是“越剧博物馆”。一校一馆,均属嵊州“地方”管辖。前者嫁女嫁郎云集,为华夏唯一的越剧人才摇篮;后者稀世之珍如山,系全国越剧艺术资料最为完备的宝库。

一群来客中,多数像我,对越剧见识甚少。等到坐下来,观赏了孩子们的折子戏,然后走起来,造访了博物馆间间展厅。因为有了袁雪芬,因为有了王文娟,因为有了张茵,众人豁然贯通,晓得了越剧的惊艳,就在于拥有一位风华绝代的名伶。

不消说,回程属于余志成的幸福时光,两只耳朵,盛满了表扬。大家全是真的真心,听不出谁在顺水推舟。此刻的老余,依旧素来风致,“呵呵”地笑着,谦逊而又自豪。

回想多次活动的开幕式(似乎从无闭幕式),老余都是当仁不让的男主

持。女搭档则一回一换,个个绰约多姿,有次竟是一位金发女郎。看来老余真是老手,自己帅气,更谙妹子衬托之妙。

老余钟爱锦上添花,快乐总从骨子里冒出来。故而,他常将貌似严肃的活动,张罗得七颠八倒,再调理出欢声笑语。有回颁奖,幸运的男女作者,一轮一轮领奖刚完,他突然宣布,让我上台,做一等奖散文的讲评。这之前,他从未打过招呼,我则连文章都未读过。念及他可能是好意,以突袭方式,锻炼愚兄的应变;也可能含着歹意,借老迈之徒的窘迫,来扩展现场欢乐。我沒做挣扎,仓促从命。最终场面皆大欢喜,证明这个临时集体,彼此配合,都是实力派,沒有猪队友。

老余有个癖好,站上台,两只鞋底立刻高低不平,身体随之摇摆起来。晃动中的他,会将来宾名单,创见性地信口说来。真实姓名之后,职务、职称,往往正变副,副变正,甚或无中生有,即兴任命一个莫须有的席位。却又常常错得听众心领神会,引爆抚掌大笑。类似对常规秩序的干扰,当然无甚大碍。老余成天穿针引线的“活动”,本身就离游戏不远,无非套上了“风雅”的马甲。

谁能想到,大而化之的余志成,原本是位著书立说的书生,已撰写、编纂多类著述七十余部。前些天,发来他最新书稿《智者像录》,嘱我阅读,然后写序。我对老余说:“可以写几段话,但与你大作的内容无关,因我懒于读书,早已荒废开卷有益。”老余听出我的诚意与固执,亦不勉强,允准了我的请求。

其实,先于涂抹上边几段废话,我已逐页翻过老余的书稿。这是一部记叙人物的书。作者目光所及,皆非等闲之辈,诸如政界要员、商贾巨子、艺苑奇人、文圈才俊。由栋梁之材组合而成的角色长廊,每个人的世界,都无比清澈、坚定,叫人见出人生的华丽。

为人处事,我时有遗憾。比如性格冒失,乃自己大半生的底色,便常用谨言慎行,以作补救的配色。这回临到动笔,特地致电老余:“你书中所涉人物,眼下有马失前蹄的吗?”

电话那头,沪语脱口而出:“呒没。”

去草原

■ 宁白

呼伦贝尔草原,仍有浅浅的绿草铺展着,直至天边。当地人说,这世界真的是变暖了。

从车窗的右侧看去,远远的山上,一片金色闪光,那是阳光下树叶的颜色,山坡下或聚或散的羊,列成长长的队伍,缓慢移动。靠公路最近的,有两位牧羊人。

让司机停车,快步闯进草原、羊群的境域里。

两位牧羊人是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妻,脸庞黝黑,两人穿上了黑与灰的羽绒服,妻子的绿色头巾,衬出脸上的红光。男人横坐在电瓶车座位上,女人拎了铁桶来来回忙着,那只黑白相间的牧羊犬,抬头温和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。

我走近,男人站了起来,憨厚地笑着对我。

我笑着和他搭话:“今天天暖和,草场都盛着,羊有的吃了。”

“草都割完了,今儿是最后一天,羊得赶回圈里了。”

“那么多羊,有多少头?都是你的吗?”

他和我聊开了,这群羊有一千多头,他是给羊主人打工的。主人每月给他们夫妻俩7500元,不多,也够花了,和在黑龙江打工差不多。

“喜欢上那个男孩了吗?”

“还没想好。但我喜欢这一片大草原,蓝天白云,无边无际,人在草原上,好安静。觉得自己很小。”

她可能是喜欢上了男孩,草原变得更美了;或者是第一次看到草原,那种无限广袤的气势,让她对男孩有了更多的想象。我觉得,此时,草原正进入她的心情。

“啥主人啊!你们过来玩啥呢?还不是看看草原的大,心胸会大点吗?”他嘿嘿笑着,透着点讥讽的意味。

他老婆走了过来。我想给夫妻俩拍张照。老婆说:“我这样的,拍出来不好看。”有点害羞起来。我说:“你只要放开笑着,准保好看。”

她真咧开嘴笑了,露出两排牙齿,眼睛都眯小了。心里畅快着,才会透出这样的笑。

镜头里,澄碧的蓝天、辽远的草原、默默行走的羊群是背景,夫妻俩笑着靠近了电瓶车,牧羊犬匍匐在草地上。一幅漂亮的草原牧羊图。

回到车上,司机小王又播放起草原的歌,一首又一首。歌声动情,长调悠远。车在草原中行驶,没有尽头。

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,已经离我们不远了……



北宋政和元年(1111)诸暨苎萝山图

宋绍兴至嘉泰年间始见,距今800多年,属萧山临浦镇,“临浦”曾一度属过会稽、山阴,但从来没有属过诸暨。在唐天宝元年(742)之前,萧山分别叫余暨和永兴。在余暨和永兴名下也没有“苎萝山”,但永兴县名下有“苎萝山”。

其次,历代文献都没有萧山“苎萝山”与西施、郑旦的文字记载,也没有州府级以上地图有萧山“苎萝山”印迹,更别说“古迹”“故里”之类了。

其三,即使迟至明清四部官修《萧山县志》及1984年官修《萧山地名志》也没有把萧山“苎萝山”当胜迹,也没有说过这“苎萝山”出过西施、郑旦,而是作为一座普通山体出现。

其四,与诸暨苎萝山对照后更清楚,如诸暨苎萝山有罗山、苎萝山别名,早见于汉代记载,有西施、郑旦联袂出现,有范蠡、勾践在巫里觅得西施记述,有浣纱石、浣江、苎萝村相连。诸暨苎萝山具有的这些特定元素,萧山“苎萝山”当然不可能有,因为“此山”非“彼山”。

这迟迟后起的萧山“苎萝山”为仿名演变。萧山“苎萝乡”是南宋绍兴至嘉泰年间以“山”而名,萧山“苎萝村”是2005年将木丁徐、施家渡、屠家埭合并新取的行政村名仅仅20年时间。如果把只有800多年历史的“苎萝山”——且此山与西施、郑旦无任何文献联系,以及衍生的“苎萝乡”“苎萝村”去附会近2500年前的“西施古迹群”“文保单

位”,与历史严重不符。

史学不能去驰骋想象力,而应以可考证、可拷问的文献资料作为实证。所以从文献记载和逻辑体系上,萧山“苎萝山”与西施、郑旦、勾践、范蠡没有任何关系。

以上所述不难查考,且排除了那种所谓“行政变迁”“县名变化”的无端猜测。这些记载犹如摊开的账本,一笔一笔,清清楚楚记在上面。

诸暨苎萝山,首席美女的诞生地。千年的历史长河孕育了中国之美的“珠峰”,也必将继续泽润世间,流芳千古。

首先,萧山名下有“苎萝山”在南

宋绍兴府官员王十朋《会稽志》卷首绘绍兴府八县(会稽、山阴、诸暨、嵊县、萧山、余姚、新昌、上虞)现状,诸暨苎萝山处显要位置,以地图语言呈现西施故里的重要性。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两浙西路、两浙东路、江南东路地图,显示嘉定元年(1208)绍兴府八县山水,也仅收诸暨苎萝山和绍兴之会稽山,苎萝山下浣江也一并出现。苎萝山、浣江共同构成西施故里标志物。

明崇祯年间,诸暨两任知县张夬和路迈,在苎萝山上重新修建西施祠。修纂的《苎萝西子志》卷首绘了苎萝山、西子祠、浣纱溪等西施、郑旦故里实景。

雍正《浙江通志》所绘“绍兴府八县图”中,诸暨苎萝山标示显著,突出西施

首先,萧山名下有“苎萝山”在南

宋绍兴府官员王十朋《会稽志》卷首绘绍兴府八县(会稽、山阴、诸暨、嵊县、萧山、余姚、新昌、上虞)现状,诸暨苎萝山处显要位置,以地图语言呈现西施故里的重要性。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两浙西路、两浙东路、江南东路地图,显示嘉定元年(1208)绍兴府八县山水,也仅收诸暨苎萝山和绍兴之会稽山,苎萝山下浣江也一并出现。苎萝山、浣江共同构成西施故里标志物。

明崇祯年间,诸暨两任知县张夬和路迈,在苎萝山上重新修建西施祠。修纂的《苎萝西子志》卷首绘了苎萝山、西子祠、浣纱溪等西施、郑旦故里实景。

雍正《浙江通志》所绘“绍兴府八县图”中,诸暨苎萝山标示显著,突出西施

首先,萧山名下有“苎萝山”在南

宋绍兴府官员王十朋《会稽志》卷首绘绍兴府八县(会稽、山阴、诸暨、嵊县、萧山、余姚、新昌、上虞)现状,诸暨苎萝山处显要位置,以地图语言呈现西施故里的重要性。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两浙西路、两浙东路、江南东路地图,显示嘉定元年(1208)绍兴府八县山水,也仅收诸暨苎萝山和绍兴之会稽山,苎萝山下浣江也一并出现。苎萝山、浣江共同构成西施故里标志物。

明崇祯年间,诸暨两任知县张夬和路迈,在苎萝山上重新修建西施祠。修纂的《苎萝西子志》卷首绘了苎萝山、西子祠、浣纱溪等西施、郑旦故里实景。

雍正《浙江通志》所绘“绍兴府八县图”中,诸暨苎萝山标示显著,突出西施

首先,萧山名下有“苎萝山”在南